

楔子 是報恩還是報仇？

章瑜婷甫踏入永安宮，數道目光咻地集中在她身上，凌遲似的讓她不得不把頭壓得再低、更低、又低，只盼地上能出現個大坑，好讓她能鑽進去。

她理解自己為何遭受這等待遇，只是……她還是好想喊無辜吶。

新帝登基，百官奉承，除了大拍馬屁之外，最好的討好方法便是選秀！

所謂食色性也，皇帝也是如此，御膳房是天下廚藝高者匯集處，不愁滿足不了皇帝胃腸，而另一種慾望，自然要透過選秀來滿足。

可誰知大臣們的馬屁拍到馬腿上，當年先帝會從一堆皇子中挑選福王繼位，便是因為他一心朝政、為國為民，於女色不上心，如今福王登基，面對選秀的提議，亦是義正詞嚴拒絕，一通大道理把臣子們訓得抬不起頭。

後宮四巨頭——皇后、貴妃、淑妃、賢妃聞言得意非凡，直道陛下寧缺毋濫，女人只挑最好，不將就其次，換言之她們就是最好的。

然而，她們的得意只維持半個月，在皇帝拒絕選秀後的第十五天，欽點京城下轄縣城七品縣令章政華的女兒章瑜婷進宮。

這件事的重點在於「欽點」。

遙想當年，先帝要把她們送進福王府，當時還是福王的皇帝大力反對，甚至揚言只想娶個同心人，若非長輩死逼活逼，讓他把人迎回家，她們哪得此番瀰漫天富貴？多年過去，皇帝身邊再沒添過新人，想來是沒覓得同心人，於是她們打算四女一男，歡歡喜喜過一生，不吵不鬧、平和安詳，共同打造大寧王朝最平靜和諧的後宮。

沒想到，如今皇帝竟然欽點一名女子入宮，還是個對他毫無助益的、小小的、七品官之女？再回想起當初皇帝那番同心人的言論，她們不禁想，難道……章氏就是皇帝的同心人？

皇帝對她們四人都是按時點卯，一視同仁，不偏心誰、不厚愛誰，若她們耍些手段爭寵，皇帝反而不來，所以更沒人敢謀算，後宮一片祥和。

可倘若推論屬實，皇帝必然會寵章氏，後宮平衡即將被打破……這情況怎能不令她們心驚膽顫、危機感升起？

皇后等人懷抱著的心思章瑜婷不知道，她暗暗磨牙，終於走到眾女跟前，盈盈下拜。

她冤、她怨，皇帝選妃怎就選到她頭上？

她身分低微、不擅爭寵，進宮於她不是康莊大道而是死路一條，皇帝腦子被驢踢了嗎？窈窕淑女滿街跑，怎就選到她頭上。

絞盡腦汁，她怎麼都想不到，自己怎就攤上這破事兒，章瑜婷在接下聖旨那刻，只有一個念頭——皇帝瘋了！

「抬頭。」皇后口氣焦躁，不安全描繪在臉上。

「有什麼好看的，不就是個狐媚子。」貴妃冷笑。

章瑜婷忍不住顫抖，想起傳言年少時的皇后曾當街將幾個縱馬狂奔的紈褲踹飛。她、死定了！咬牙緊牙關，她對自己發誓，若讓她知道誰是主導這一切的始作俑

者，她一定會、肯定會、絕對會……讓他斷子絕孫！

強忍滿腹殺人的怒意，她深吸氣、掛起微笑，對上四個美……呃、熟女？

哇哇哇！後宮娘娘都這麼福態……是特意挑選，以彰顯嫁入皇家「福澤深厚」嗎？她們每一位至少是兩個她的分量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不必搞心機，只要一個腳滑、將她壓在身下，就能製造意外亡故事件。

章瑜婷為四位娘娘的身形感到意外時，四位娘娘也把她整個人打量了一遍，不約而同的跟自己的身材做比較。

想當年，她們剛進王府時也是纖弱如柳，可這些年在宮中養尊處優，又無須爭寵，身形自然就難以維持了。

妳胖、我胖、大家一起胖，既然皇帝不介意她們的身形如何，她們為何要刁難自己的嘴？後宮生活已經夠無聊，連吃都要被限制，日子還過不過了？

但是長期以來四位娘娘認為理所當然、無關緊要的事，在看見章瑜婷這刻，突然變得極為要緊，讓她們產生了龐大的、強烈的危機意識。

「那還叫腰嗎？輕輕一捏就斷了，肯定是個沒福分的。」貴妃批評。

賢妃不屑，「我十六歲進王府時也長這樣兒，她很快就會跟我們一樣。」

會嗎？淑妃腹誹，人家才十五歲，瞧瞧那眉眼鼻唇，美得教人驚豔，看看人家白裡透紅的皮膚，看看人家玲瓏纖細的腰肢和長腿……別說皇帝，連她看著心臟都怦怦跳得厲害。

人家一彎眸就能把人心給勾了呀！如果她是皇帝，肯定從月初到月尾都要窩在章氏床邊，哪還有多餘的精力留給她們？

淑妃哭喪著臉，後悔中午啃掉一整隻水晶肘子。

「年紀輕輕倒是好手段，竟勾得皇帝魂不守舍。」皇后火氣上竄，口氣凌厲。

「也不知打哪兒來的狐媚子，也敢穢亂後宮。」貴妃與皇后沆瀣一氣。

章瑜婷用力閉眼，默數到三，壓下到嘴邊的話語。

「啞巴嗎？皇后娘娘問妳話呢。」貴妃朱唇微翹，聯手打狐狸精，感覺挺爽。

章瑜婷輕咬嫩唇，滿臉委屈，看得淑妃好心疼，怎麼可以欺負孩子啊？

她雙手放在額頭、一揖到地，嗓音帶著卑微與哽咽，「稟娘娘，妾身不曾見過皇上。」不曾見過，何來的勾引？千年大冤獄啊……

「沒見過？怎麼可能？」貴妃拉抬音量。「妳敢發誓？」

她立刻舉手賭咒，「倘若妾身見過皇上，必教妾身五雷轟頂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為何皇上欽點妳入宮？」賢妃啞啞的煙嗓打開，聲音裡帶著幾分慵懶。

「許是……」她當然不敢說皇帝瘋了，只能說：「許是弄錯人，皇上想要的女子或許並非妾身。」說完，她不管不顧往地上一趴，哀求道：「妾身懇求皇后娘娘幫忙。」

她和皇后很熟嗎？見第一面就敢求幫忙，膽子是啥做的？

淑妃一邊想，一邊悄悄看一眼皇后身邊的大宮女孔雀。

皇后的爹是威武侯，聽封號就曉得是戰場上頂呱呱的人物，想當年入王府，娘家別的沒準備，卻準備了麻雀、杜鵑、孔雀、錦雉四個陪嫁丫頭，旁的本事如何不知，但那身武功冠絕後宮，威武侯府是擔心皇后被欺負吶。

果然，孔雀右腳微抬，只待皇后哼一聲，章瑜婷就會被踹飛出永安宮。

沒想到皇后反應出人意料，重哼一聲後道：「說說！」

「倘若真是弄錯人，懇求皇后娘娘別將錯就錯，令妾身歸家……」她越說越小聲，越說越委屈，越說越可憐，當她樂意入宮嗎？一點都不！

瞬地，皇后心平氣和，看樣子這丫頭還真是無辜的。

皇后目光掃過賢妃、淑妃和貴妃，三人齊齊點頭。

這丫頭威脅性太大，若能送出宮，絕對是免除心中大患吶。

見牌搭子都點了頭，皇后道：「行，倘若弄錯，本宮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呢，皇帝自外走入，揚聲道：「沒弄錯，朕要的就是章氏女。」

啥？沒弄錯？章氏竟敢欺騙本宮！

暴躁皇后的暴躁玉足蠢蠢欲動，當街踹人的衝動興起，比起當年，如今她的玉腿結實許多，更加有勁。

不過忍了忍火氣，皇后領著其他人起身見禮，章瑜婷自然也跟著起身，趁機偷瞄一眼那罪魁禍首，然而這一眼讓她覺得她死定了……外面晴空萬里，她卻如被五雷轟頂！

「是你？」章瑜婷驚聲尖叫。

「是我。」皇帝春風得意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的嘴角在發抖、手指在發抖，是中風前兆。

「受人點滴，湧泉相報。」他眉尾揚起，嘴角勾起，喜氣洋洋。

聽聞兩人對話，各種精彩表情在四位娘娘臉上出現，錯愕、憤怒、驚訝皆有，皇后身邊的孔雀掐緊手指，心中開始設想著一百種最新、最嗆、最靚的殺人法。

章瑜婷回過神來，很想揪住皇帝的衣襟，狠狠搖晃，怒吼「把你的泉水收回去，本人不稀罕」，可她啥都不能做，只能立在原地，傻傻地聽自己被封為瑜嬪，看著皇后眼裡冒出兩團火星。傻傻地低下頭，讓兩滴淚水墜入白玉地板。

為什麼啊？現在她還能不能讓始作俑者斷子絕孫？

懷揣著滿腹對皇帝的怨念，章瑜婷被領到她日後的居所——長春宮。

長春宮是後宮最偏遠的宮殿，章瑜婷抬起頭，看著匾額上頭的三個字，金漆已經被風雨給洗掉，斑駁得很可憐的門扇上有白蟻蛀過的痕跡，反應著她未來數十年的無盡淒涼。

章瑜婷鄭重考慮著，倘若她轉身疾奔、一路哭求到皇帝跟前，能不能讓皇帝改變對恩人的報恩方式？

嗚……她想要回去嫁給四師兄啦！

在嘆過、哭過、怨過、怒過之後，她看一眼腳下道路，鵝卵石鋪就的小路上風颳、塵起、葉落，展現無邊的蕭瑟、無際的落寞、無窮的哀愁……

飛揚的頭髮模糊她的視線，她試著鼓勵自己樂觀的同時，一隻不知名的、沒有家

教的大鳥從天空飛過，順道拉了一泡濕屎，啪噠貼在她額頭中央。

第一章 神奇的玉瓶

章瑜婷從大街那頭奔來，要跑進藥鋪時，一名少年從裡頭匆匆走出，於是迎面撞上。

她個頭只到少年胸口，這一碰撞……啊！

撫著發疼的額頭、發出低喊，她委屈抬眼，嘟起紅紅的嘴唇，懷疑對方胸口是不是青磚做的，怎會硬到要讓她的頭裂開了。

咦？烏雲罩頂？

章瑜婷發現少年額頭上的黑霧，見獵心喜，想也不想手心就往對方額頭貼去，黑霧咻地被吸進掌心，與此同時，她感覺胸口一陣震動，登時樂了！

軟軟的手、暖暖的掌心、亮亮的眼睛、甜甜的淡香、美得……耀眼的笑容，這一切讓寧承遠怔愣看著眼前的小姑娘。

在女孩的手觸上他那刻，沉重的腦袋陡然變得清晰，感覺舒服還有淡淡的愉悅感，他不確定是她身上那股若有似無的甜香吸引了自己，還是貼在額間軟軟的掌心融化了他，總之，他想靠近她、親近她。

因此在章瑜婷縮手同時，他直覺按住，讓掌心繼續停留在自己額際，然而下一刻理智戰勝渴望，他暗罵自己：做什麼啊？輕薄一個小丫頭，瘋了嗎？

寧承遠惱羞成怒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斥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！」

章瑜婷尷尬笑開，好像是真的有點小小地給他大膽了一下下。

她又笑了，亮晶晶的眼睛更亮，像是有星星，眉彎眼彎，彎彎的嘴角讓人心也跟著彎彎……寧承遠被她笑得亂了心神，忘記應該把人踢飛，因為……他二度被吃豆腐。

章瑜婷發現寧承遠眉間還有一朵小黑雲，就順手一摸。

他痛恨被吃豆腐！但這丫頭十歲左右，應該不存在吃豆腐這事吧？

寧承遠胡亂想著，不自覺地細細審視她，小丫頭的衣料極好，但顏色款式非常低調，身上沒戴首飾，唯有髮間綴著珍珠，以及小小的耳垂上戴著兩顆粉色珍珠耳飾。

她這麼喜歡珍珠？

許多女子鍾情珍珠飾品，但並非人人都適合，他曾見過把一串無比昂貴的大珍珠戴成高僧佛珠的女人，但她適合，粉嫩的小珍珠襯托得她可愛又秀氣。

鵝蛋臉，新月眉、膚白如雪、眸如點漆，是個美人胚子，再過幾年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

等等，他在想什麼？不過是個丫頭片子，怎麼就引起他的注意了？

寧承遠再度惱怒，掀起她的衣襟，刻意靠近她的臉，質問，「誰允許妳碰我？」

少年眉目清朗、氣度不凡，白玉般的臉頰讓人想多碰幾下，就算此刻凶巴巴的也不讓人害怕，因為他長得太好看，好看到……雌雄難辨。

章瑜婷更是沒被嚇到，反倒滿面歡喜，因為剛收獲黑霧一片。

寧承遠在心底嘀咕，又笑、又笑，沒見過比她更愛笑的！但他不覺得噁心、不覺

得討厭，和這丫頭靠得那麼近，他竟然沒有把人甩到天邊的慾望。

見她不說話，寧承遠冷聲再問：「誰允許妳碰我的頭？」

章瑜婷應付這類狀況經驗豐富，大大的眼珠子轉兩圈，臉上寫著天真無邪，她攤開手掌，掌心中有塊黑色髒汗，「你頭上沾了髒東西，我幫你擦掉。」

見他要細看，她急忙把手收至後背，還作勢在裙子上抹兩下。

寧承遠道：「妳可知男女有別，豈能隨意觸碰男子？」

眨眨漂亮的眼睛，她笑得無辜，「我還小，你都這麼老了，咱們哪來的男女有別？」

他老？她瞎了嗎？他明明是青春年少！

寧承遠不禁要訓斥她，「妳父親沒教導妳……」

提到父親，章瑜婷臉色微變，但很快地揚起笑顏，笑得嬌俏無比，「好聰明哦，猜對了呢，父親確實沒空教我。」他忙著在溫柔鄉裡享受，忙著和姨娘傳宗接代。她沒注意到自己說這話時，嘴角啞上一抹譏諷，寧承遠卻注意到了。

小小年紀露出這種表情……他又皺起眉頭，鬆開她的衣襟。

她彎彎眼，連聲抱歉也沒說，直接拋下他，跑進濟生堂裡，邊走邊喊，「師父，小章魚來囉。」

許是那抹與天真不符的譏諷勾引了他的好奇心；許是不犯噁心、不想踹飛她的感覺引發他的注意；也或許是她過度精緻的容貌誘出他的興趣……寧承遠不確定是哪個原因，但他的眼睛跟著她的背影進入濟生堂，追逐起她輕快的歡聲笑語。

她喊師父，表示她跟著濟生堂的大夫學醫？誰？不會是溫大夫吧？可能嗎，溫梓恆性子倔強固執，選徒弟無比挑剔，她有何長才能入了他的眼？

然而被他否定的可能就是答案……他看見溫梓恆的大徒弟墨然正摸著她的頭，親密地與她對話，她眉開眼笑，墨然也彎了嘴角，明顯的她在這裡很吃得開。

所以，這小丫頭真是溫大夫的徒弟？

濟生堂的東家是溫梓恆，多年前他剛進京城就治癒莊親王沉痾，一舉成名，自那之後，京中貴人都想尋他治病。

他的醫術高超，連御醫也自嘆不如，太醫院幾番招攬，甚而願以太醫院院使相聘，可人各有志，他對進宮不甚熱衷，始終在民間行醫。

這些年到濟生堂求醫的人越來越多，溫梓恆雇幾名大夫坐堂，自己成日在後院研究醫術製藥，教導幾個徒弟，除非是惡疾怪病，否則不輕易出手。

但他一出手必見成效，若非如此，寧承遠也不會求到濟生堂門前。

可惜他上門求醫不但被拒，還被嘲笑一頓，讓他原本不大好的心情變得更糟。

只是誰知道，被個小丫頭片子摸過之後，心情竟然好轉？太奇怪……

「小章魚快進去吧，師父等著修理妳。」墨然彎下腰，掐掐她粉嫩的小臉。

墨然是溫梓恆收下的第一個徒弟，眼下掛上號的徒弟只有五個，除章瑜婷之外全都是男的，最大的是墨然、最小是章瑜婷，五個師兄都寵愛小師妹，誰讓她嘴甜、會說話，不只師兄們，便是師父也常讓她哄得團團轉。

「師父才修理不到我，昨兒個帶回去的醫案全背得滾瓜爛熟了。」

「誇大，妳昨天帶回去的可是十三份醫案。」墨然斜眼望她。

「不信？大師兄隨我進去。」

「好啊。」墨然拉起她。

寧承遠停在門外聽了幾耳朵，確定她果真是溫大夫的徒弟。

原來如此，從小就在男人堆裡混，才會不懂禮節，將來長大她爹娘可有得頭疼。

他轉頭離開，邊走，沿途一直留意著四周的目光微閃，壁角處的男子、蹲在路邊賣魚的大爺、春風樓上往下探的女子……一個個都不是表面那樣的尋常。

他長嘆，這種日子要過到什麼時候？難不成，真非要逼他出手？

咬牙，他第無數次告誡自己，只要忍過去就會結束。

通常在厭煩到極致、恨不得對某些人出手的時候，他就會設法轉移自己的心思，通常是想一個人、一件事或某個場景。

然而今天，首先跳入腦海裡的不是人、事或物，而是感覺——一份軟軟的、香香甜甜的感覺，那隻小手就那樣光明正大地貼在自己的額頭上……

許是腦袋突然變得清晰的感受太深刻，因此一瞬間他的心平靜下來了，緊接著小丫頭的笑、小丫頭的天真無辜，小丫頭被墨然掐住臉頰的嬌俏模樣全入了心。

墨然叫她小章魚？為什麼？因為她像章魚般喜歡巴著人？

小章魚是第一個，在他心頭烙下印子的女人，雖然年紀很小。

許是心平靜下來，緊繃警戒的心神也放鬆了些許，動作隨之緩和，手負在身後，他一路走一路看著久違的京城。

距離上次返京整整三年，事實上打出生後，他留在京城的日子屈指可數，但他卻對京城的一草一木、人事佈局全都瞭如指掌，不是因為野心，而是因為生存。

嗖！一枝羽箭從寧承遠身後疾射而來，若在平時，他定能輕易閃過，但他心裡正想著一隻小章魚，想得過度專注，以至於忽略了。

眼看箭就要插入他的後背，右邊鋪子裡斜飛出一顆球，眼看球就要打上在街邊買菜的孕婦，他下意識側身、踢開球，同一時間，箭從他身側飛過，死死釘在前方的馬屁股上，引起一陣騷動。

好險！寧承遠心中暗道，倏地轉身，視線對上屋頂的黑衣人，一擊不中，黑衣人迅速逃離，寧承遠看著，嘴角邊漸漸流露寒意，就……這麼害怕他嗎？

「小人！嫉妒！壞蛋……」章瑜婷一面痛罵四師兄，一面使力，把扛在手臂上的包袱一盪，盪到後背。

考試順利過關，四師兄白景不信，非要和她比賽。

過去她的腦子渾沌，每回比默書都被修理得奇慘無比，但這半年來，腦袋像被刷子來回刷過，整個人通透得很，現在比默書，連四師兄都比不過她。

白景今年十三歲，大伯是禮部尚書，父親是工部侍郎，他自小就有神童稱號，照理說這樣的家世、這樣的孩子，絕對會往仕途上走的，可偏偏他迷上醫藥，非要追著溫大夫習醫。

眼看前途大好的兒子，怎能讓他往醫道上走，長輩自然反對到底，幸好他爹摸透

兒子脾氣，知道不能硬著來，與他做下約定——要家裡支持他習醫可以，但他必須在十歲考上秀才、十三歲通過鄉試，最晚十七歲過會試。倘若哪關沒過，就停止習醫。

白景記憶力特好，讀書對他根本是小菜一碟，他自然想也不想便應下。

十歲那年，他府院試都過了，拿到名符其實的小三元，而去年鄉試更是輕輕鬆鬆就奪下解元，在這種條件下，別說學醫，就算他想學化妝跳舞唱大戲，他爹也會點頭同意。

這一路順風順水，讓白景從小驕傲自負，他的經驗中只有贏、沒有輸這個字，但接連輸給小師妹之後，竟然氣到忘記自己過去老說「小章魚是本少爺罩的，誰也不許欺凌」，自己欺負起小師妹。

像這回，兩人就是又因為比賽起爭執，而章瑜婷之所以生氣，是因為溫梓恆見不得師兄妹鬭牆，各打五十大板，罰他們背三十份醫案，還要抄寫二十份藥經，這一抄……她得熬幾個晚上啊？

氣不過，她朝著白景猛吐舌頭做怪臉，看得墨然、宮翌笑彎眉毛。

二師兄宮翌拍拍白景問：「下回背醫案，還要再比嗎？」

白景揉揉鼻子，「誰要跟個丫頭片子比，勝之不武。」

墨然、宮翌、梅鑫捧腹大笑。

「有沒有說錯，這兩三個月來，你好像還沒勝過小章魚。」梅鑫道。

章瑜婷得意揚眉，揮手回家去。

白景氣悶，一跺腳往後頭走。

見狀，師兄們又笑成一團。

梅鑫問：「小章魚好像突然變聰明了？」

宮翌同意這話，「不知道吃了什麼丹妙藥？」

宮翌話停，墨然和梅鑫同時想起一件事，異口同聲道：「會不會是金針刺穴？」

四個多月前，師父得到一本古籍，裡頭有一套金針刺穴手法。

古籍是真是假沒人知道，師父想用己身試針，然而無知者無畏，小章魚跳出來，高舉雙手對師父說：「試我、試我、試我！」

當時她整顆頭插滿金針，然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了。

梅鑫恍然大悟，一拍手往後走，「我也要讓師父試針。」

墨然望向宮翌，宮翌連忙搖手，「我的運氣向來不好，不試！」師父說過，這針刺下去會變得聰明還是癡愚很難定論，他很滿意現在的狀況。

墨然性格穩妥，當時小章魚想試針，他也勸過好幾回。

「萬一，三師弟運氣沒有小章魚好……」宮翌話說一半。

墨然莞爾，「他本就不聰明，差別不大。」

外人都說溫梓恆收徒弟嚴格，能入眼的，必是資質不凡，可事實上並非如此，收下墨然、宮翌是因為那年瘟疫蔓延，他們成了沒父沒母的孤兒，溫梓恆不忍便帶在身邊；收下梅鑫則是因為他那個沒心沒肺的娘是溫梓恆愛一輩子的小表妹，也是溫梓恆搞到三十歲還沒成親的凶手。

溫梓恆的小表妹嫁入梅家，梅家是生意人，旁的不多銀子多，小表妹想盡辦法要栽培出狀元兒子，可兒子蠢笨讀不來，只好求到表哥這裡，改弦易轍讓兒子學習醫術。

至於小章魚……章瑜婷純孝，她母親體弱，父親、祖母不在乎，只有她重視，她打定主意將母親身子醫治好，這才苦求溫梓恆將她收下。

大夥兒為啥叫她小章魚，就因為她的纏功不輸章魚，一旦被纏上，無法全身而退，溫梓恆也是百般無奈才將她收入門下。

幾個徒弟中，真正有本事，得師父青睞的，大概就是白景了，白景常以此沾沾自喜，認定自己定能接師父衣鉢，可惜近來自信頻頻受到挑戰。

墨然道：「去勸勸老四吧，好勝心太強不是好事。」

宮翌搖頭，「我倒認為他不是好勝，他只是輸誰都行，就是不能輸給小章魚。」

兩人相視，了然一笑，慕少艾啊……

濟生堂裡依舊人聲鼎沸，每個坐堂大夫診間前都排了長長的人龍，突然間，後院傳來一句尖叫，嚇得病人膽顫，這是怎麼了？

墨然、宮翌互看一眼，不會吧，老三真求動師父扎針？

回家去的章瑜婷怎麼都沒想到又碰上寧承遠，一天兩回，他們會不會太有緣？人來人往的京城路邊，一個穿著白衣、頭戴白花的俏女子，拉著寧承遠的衣襪，苦苦哀求，她身前擺著草蓆，草蓆上躺著一個老頭，風吹起，把蓋在老頭身上的白布吹開，看起來剛死不久，還沒發出臭味。

「求公子救救我，我願賣身為奴，只求讓父親入土為安……」

她哭得好可憐，眼淚掛在白裡透紅的臉頰上，嬌豔俏麗得動人心弦，圍觀的男子都流露心疼之色，但寧承遠比梅鑫更沒心，他冷冷看著女子，目光越發凌厲。

女子卻視若無睹，非要纏上他似的打死不放他的衣襪。

圍觀者眾，有那善心者提議道：「大夥兒湊湊銀子，解姑娘燃眉之急吧。」

女子卻搖頭道：「無功不受祿。」

這錢啊，非要從寧承遠的錢袋子出。

眼看女子越哭越哀戚，眾人紛紛耳語，竟有人道：「公子心腸這般冷硬？」

寧承遠目光嗖地射去，氣勢迫人，嚇得對方立刻閉嘴，狼狽後退。

寧承遠心底冷笑，這擺明是個局，就不知這回是誰要請他入局？不過他連猜都懶得猜，只是撇撇唇，視線落在不遠處的蒹葭閣。

章瑜婷下意識攤開手，看看掌心上的黑霧，再看看少年額頭新生的黑霧，還好，挺稀薄的，不過這人怎麼這般倒楣，是家裡住了尊楣神嗎？

她推開觀眾，走到人群前頭，扯住寧承遠衣袖同時掌心飛快滑過他額頭，將黑霧收下。

又被摸了？這丫頭對他的頭這麼感興趣？

寧承遠剛要說話，卻被她搶了先。

「小哥哥，你身上有沒有銀子，借我五兩行不，我把這位姑娘給買下來。」想當好人嗎？好人可不好當，她壞了人家的局，不曉得背後要怎麼被捅刀呢。寧承遠一面暗笑她的天真，卻一面從懷裡掏出銀子給她。

「漂亮姊姊，給，妳先把父親葬了，若妳堅持無功不受祿、非要賣身為奴，行！我姓章，家住在葫蘆巷口，妳隨時可以上門。」章瑜婷滿臉笑意，態度誠懇。寧承遠淡淡望她，這丫頭好像無時無刻都在笑，有什麼事值得開心？事至此應是落幕了，圍觀者正打算散去，不料那姑娘突把頭往石板地上一磕，磕出一塊青紫。

「漂亮姊姊，妳怎麼了？」章瑜婷不解，難道五兩不夠。
「求公子買下我。」說完，她又連磕好幾個頭。
還挑買家啊？這會兒章瑜婷也隱約明白了幾分，對方是看準了這個少年，要巴著他，而少年大概早就看出對方的目的，這才不鬆口。
想了想，她說：「漂亮姊姊不想讓我買呀？可這位哥哥家裡僕婢太多，實在不缺。」「既然僕婢多，便不差我一個。」俏姑娘道。

此話一出，寧承遠眼光變得幽深，章瑜婷也不說話了，似笑非笑望她。
女子慌了，連連磕頭、磕得額頭變成青紫色，哽咽道：「小女子並非不識好人心，而是小女子生就這副模樣，怕跟了尋常主子，會給主子惹禍，是以懇求公子……」意思是她長得太美，滿街都是覬覦她的色鬼？

這話倒真有人覺得有理，目光重新在寧承遠身上落定，彷彿催促他庇護一個弱女子。

寧承遠將目光甩在章瑜婷身上，這會兒他倒要看看她多有本事。
章瑜婷看著他的眼神，便明白他的意思。讓她解決？欺負小孩子啊？幸好她是有擔當、有能力的好孩子。

她掛著滿臉笑，蹲到俏女子身前，認真道：「姊姊這話有趣。」「有趣？」
「是啊，妳是從哪裡看出來？我是尋常主子，這位哥哥不是尋常主子？」
她爹雖然只是小小的七品縣官，可章家有錢呐，她爹當官的本事普通，但娶老婆眼光好，她娘一身本領，賺錢如流水，花花的銀子全往章家闖。

今兒個她穿的衣服雖低調，可明眼人看得出，那是一尺一兩銀的雪花錦，至於這位哥哥穿的也不高調啊，怎麼俏姊姊認定他不尋常？

俏女子被噎住，一時應答不來。

章瑜婷又道：「再說了，姊姊覺得，是妳美還是我更美啊？」
眾人早在她說話時就把目光投向她了，此刻聽她這麼一問，都想著還用說？丫頭年紀雖小，可那五官精緻，肌膚白嫩，再過幾年必是閉月羞花之貌，更別說那通身氣度，這會兒便是有人喊她公主，也不會教人太訝異。

「我家人既能護得了我，又怎護不了姊姊？除非姊姊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今兒個不是來賣身而是來敲詐。」

「妳不要污我名聲，我只是……」俏女子激動起來，臉龐浮起一抹緋紅，升高的

體溫讓她懷裡的香囊透出些許氣味。

是同歡！章瑜婷飛快將寧承遠往後拉開，一張嘴巴仍哇啦啦說個不停——

「想當奴婢，到誰家不能？還挑挑揀揀呢，哪來的道理？何況比起這位哥哥，我這個主子肯定好伺候得多。」

此話一出，百姓中有人點頭，可不是嘛，那公子的臉真臭，怎麼也比不上笑容可掬的小姑娘。

「好啦，我也不較真，就當妳有飛上枝頭的心思，我爹是個官兒，家裡還有許多哥哥叔叔，往來人家中也有不少青年才俊，妳就跟了我吧，說不定會有大造化。」章瑜婷依舊勸說，但俏女子豈能鬆口，若無法跟寧承遠回去，她背後的真正主子怕是會令她生不如死。

女子想到那人的手段，心一急，體溫更高，香囊的味道更被激發，有些鼻子靈或靠得近的人也聞到了，皺起了眉，只見她從懷裡抓出香囊，手一掐、藥粉疾噴出來，靠得近的百姓們吸進了藥粉，眼睛裡出現幾分迷茫……

不玩了！章瑜婷把銀子丟到俏姑娘身上，拉住寧承遠往後跑。

這時戲劇性的發展出現，俏姑娘竟拋下「父親」，抓住簪子抵在自己頸間道：「我與公子情投意合，昔日的甜言蜜語，莫非都不算數了。」

啥！他們竟是這般關係？章瑜婷直盯著寧承遠，想從他身上得到答案。

他從不做無謂的解釋，更別說是為這種無聊指控，但看笨章魚竟相信了，他不爽，兩指彈上她的額頭，怒道：「假的。」

「假的？」哦，對啊、肯定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何必搞賣身葬父這齣……她猛點頭後道：「快掩住鼻口，她身上有同歡。」

同歡是價格昂貴的迷藥、春藥，一般青樓是不會用的，而這女子都有錢買藥，哪會缺五兩銀子葬父，想來連賣身葬父都是假的，真的是要藉故接近這位少年。

女子飛快湊到寧承遠身旁，準備拋出香包，但他身手矯健，抱起章瑜婷一個旋身、險險避開香包。

眼看香包沒有擊中對方，女子心念起、手揮過，簪子劃上章瑜婷右臉，重重一下，她的皮肉翻了。

寧承遠大怒，將女子踢飛，他的力氣精準，女子劃出一道弧線落在「父親」身上，沒有損傷，卻結束這齣鬧劇。

他看著懷中小姑娘血流滿面，道：「我馬上帶妳回濟生堂。」

她伸手摸臉，摸到黏呼呼的血液，下意識攤開掌心，發現上頭的黑霧全都消失了，鬆口氣，道：「沒事，我自己上藥就行。」

若是回濟生堂，讓師兄們發現她又受傷，定會把她罵得狗血淋頭。

「學幾天醫術，就當自己真是大夫了？」寧承遠很少對人發脾氣的，可這會兒，他急了、凶了。

「我真沒事。」章瑜婷強調。

這時街道那頭傳來聲音——

「七弟怎麼了，需要二哥幫手嗎？」

聽到聲音，寧承遠直覺將小姑娘護在身後。

七弟、二哥？來的是親戚啊，既然有人要幫忙，那就沒她的事啦！

章瑜婷一笑，趁寧承遠和對方周旋之際，丟下一句「山水有相逢」，然後溜了……

不知道從什麼開始，一踏入章家大門，章瑜婷的笑容就會被冷漠取代，她的冷漠和戒備不是刻意養出來的習慣，而是自然而然。

章家帶給她的壓抑，直達骨髓。

「家」帶給人的，不該是這種感覺，回到家的反應，也不該是她這般，顯見她心底早就沒把這裡當成家。

章家是葫蘆巷裡最大的一間，京城地貴，章政華官小，卻有本錢買下五進的大宅院，靠的是妻子的本事。

章府住的人不多，老夫人、章政華夫妻倆、兩個姨娘和嫡、庶女，共八人。

在章政華未考上進士之前，章家也就一個破落商戶，掙的錢只夠糊口。

他的妻子方若君也出生商家，差別在於方家長輩兄弟多、兒女也多，人多力量大，攢銀子的本事比起章家勝了不止一籌。

方氏貌美、性子溫和，再加上從小耳濡目染，自有一身做生意的本事，因此進門後，老夫人便把中饋交到方氏手上。

許是方氏真有那麼點兒幫夫運，她進門後，章家生意越做越好，田畝宅院一間間買，章政華更是從府院試、鄉試，一路過關斬將。

章老夫人對自己挑的媳婦再滿意不過，直到子嗣上頭出了問題。

方氏懷第一胎時，因勞碌小產，傷了身子，大夫道日後孕事上怕是困難，偏偏章政華是家中獨子，子嗣非常重要，因此兒媳婦小月子還沒坐完，章老夫人就將身邊的丫頭雅清開臉，成了陳娘。

方氏很傷心卻無力反對，便是娘家爹娘，也認為此事章家並無缺失。

為了在章家擁有地位與價值，對於章家的生意，方氏更加上心了，她忙得無暇調理身子，即使又累又虧仍咬緊牙關，逼自己做到最好。

然而章正華給她的回報是，又納了一個妾：柳氏。

說起柳姨娘，話就長了。

柳姨娘的父親是個屢試不中的秀才，也是章政華的啟蒙恩師，在父親教導下，柳氏能文識字，勉強稱得上才女。

柳氏和哥哥以及章政華一起跟著柳秀才讀書，兩人在懵懂歲月中建立起青梅竹馬情誼，只是柳秀才哪看得上章政華？章家無恆產，又是孤兒寡母，疼愛女兒的柳秀才，怎樣也不考慮章家。

但柳秀才子女運差，便是費盡心思教導兒子還是越長越歪，他不學無術、偷雞摸狗、吃喝嫖賭，還欠下一屁股賭債，賭坊打手上門，要拉走女兒抵債，柳秀才哪肯？推搡間，後腦撞到石頭，人便不好了，臨終前不敢指望兒子，只能將女兒託付給章政華。

當時章政華已與方家議親，擇定日子迎娶，只好在外頭置屋照顧師妹。

一邊是只認得數字的庸俗商家女，一邊是紅袖添香的溫柔小師妹，方氏未入家門，章政華心頭的天平早早斜了邊。

柳氏需守孝三年，卻表明態度，三年後願以妾室之禮進章家大門。

本就是郎有情、妾有意，章政華豈有不願？他甚至對於只能給小師妹姨娘身分一事，深感抱歉。

在章政華通過鄉試，而方氏躺在床上，哀悼來不及長大的兒子那夜，章政華與柳氏等不了三年孝期過去，有了苟且之事。

等他通過會試、殿試、成為二甲進士，瓊林宴剛落幕，他便心急地把柳氏帶回家。

看著郎才女貌一對璧人，方氏突然覺得自己的努力成了笑話。

然而丈夫的溫柔小意，讓方氏將委屈全數吞下，許是驕傲或不服輸，明知道身子不行，懷孕於自己並非好事，她還是服藥努力。

不多久，一妻二妾全懷上孩子。

全家人都看重方氏這胎，再怎麼說，嫡子總比庶子來得尊貴，然而方氏底子弱，懷孕過程七災八難，好不容易順產，卻生下個體弱女兒，若非陳姨娘和柳姨娘在幾個月後也陸續生下女兒，章家怕是再無方氏母女立足之地。

只是女兒出生後，方氏身子越發羸弱，一年到頭屋子盡是藥味兒。

自那之後，十年了，章家再無新生兒出世。

章瑜婷是嫡長女，二姑娘章美婷是陳姨娘所出，三姑娘章歡婷則出自柳姨娘，三個女兒三個娘，各家女兒各娘疼。

方氏嫁妝豐厚，再加上掌理中饋，因此對女兒有求必應、萬般寵愛，養得她驕縱任性，因此不得祖母與父親疼愛。

陳姨娘長相不優、出身不高，丈夫面前也不討喜，當她的女兒無疑是最可憐的，可是章美婷有張討巧的嘴巴，善於討好及挑撥，因此過得還算順風順水。

而柳姨娘既是章政華的真愛，章歡婷自然也最得父親寵愛。

章瑜婷回到自己院子，看見姑娘回來，婢女白芷、白芍連忙迎上前。

「姑娘，您的臉怎麼受傷了！」白芍驚嚇，完蛋了，要是讓夫人知道還得了？

「噓！」章瑜婷手指往她嘴唇一壓，把白芍接下來的話壓回去。

「奴婢去給姑娘拿藥。」白芷不似白芍般大驚小怪，這不是姑娘第一次受傷，但姑娘傷口天生復原快，而且還有溫大夫給夫人的藥，那藥可好用了。

「回來！」章瑜婷拉住白芷，低聲道：「別讓夫人知道，妳們守著門，誰也不能進，懂嗎？」

白芷、白芍同時點頭，二話不說、站在門口兩邊，門神似的，雖然姑娘這半年來不像過去那麼暴躁，很久沒打人罵人了，但積威甚重，她們明白聽話才是重點。進屋、鎖門，章瑜婷從脖子處拉出金鍊子，鍊子下頭墜著一個小小的白玉葫蘆，雕刻異常精緻——這是半年前撿到的寶物。

方氏的身子一直不爽利，那時溫梓恆說要一種少見的藥材藍紫草入藥，章瑜婷的脾氣雖然驕縱、人見人厭，但對母親的孝心再真實不過，讓她用性命去換娘親的，

她會毫不猶豫點頭，所以一心想著要找到藥材。

只是她年幼無知，以為上山就能找到，因此趁著師父不注意，拿出銀錠子，買通了濟生堂賣藥的採藥人，讓他領自己入山。

結果危機重重，碰到蛇、遇到野豬，若非採藥人警覺，說不定她早成了野獸腹中餐。

但她也並非全無所獲，玉瓶就是在那時撿到的，晶瑩剔透的玉瓶讓她愛不釋手。最後採藥人送她回濟生堂，她被急得生病的母親狠狠抱在懷裡，父親大怒、罰她跪祠堂，母親卻拖著病體陪她。

也同是在那一天，章瑜婷看見母親和白芍、白芷額頭上的黑霧。

她下意識碰觸，咻地，黑霧被收進掌心，不論洗或搾，都弄不掉上頭汙漬。

最終，白芍、白芷躲過弄丟主子挨罰的楣運，而方氏睡一覺後，病全沒了，至於章瑜婷卻摔個大跟頭，膝蓋磨破、腳踝扭傷，大師兄判定她得在床上待上十幾天。只是在摔倒同時，她掌心的黑霧消失，懷中玉瓶卻發出震動。

等到剩自己一個人時，她打開玉瓶，從裡頭倒出兩、三滴晶瑩剔透的液體。

她十歲，很清楚不能把什麼東西都往嘴巴塞，但漿液散發出的甜香，讓她控制不住想吃的慾望。

她喝掉了，喝完覺得不夠，再拿茶水涮涮杯子，喝個乾淨透澈。

緊接著，詭異的事情發生，腳踝、膝蓋不疼了，還微微發癢，她拉高褲腳，親眼見證傷口以肉眼看得到的速度快速復原中。

更教人驚嚇的是，轟轟兩聲，她的腦袋好像被什麼東西給劈開，那種感覺很難形容，是茅塞頓開嗎？她不曉得，就是感覺彷彿堵塞的鼻子突然間暢通了，那種舒暢感，讓她感到無比愉悅，只是午夜夢迴間，想起過去的自己，覺得……好蠢、好丟臉。

那次的際遇太特殊，特殊到她不敢相信，因此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她到處尋找額頭有黑霧的人，把他們的黑霧收進掌心。

沒有一次例外，收下黑霧、玉瓶震動，不久她就會摔了、疼了、病了，喝下玉瓶裡的漿液，傷口復原、疾病痊癒、腦袋清明……

某天，白芷悄聲對白芍說：「姑娘的泡澡水上經常浮著一層薄薄的黑沫，不知道是什麼？」

章瑜婷嚇到了，兩人的悄悄話，她竟然聽得一清二楚。

又某天，白芍道：「姑娘的頭髮變得又黑、又亮、又多，是不是溫大夫給咱們姑娘開小灶？」

師父親手做的藥膳……香啊。

想到這兒，章瑜婷又嚇到了，因為她真的聞到母親院子裡飄出的藥膳香。

她發現自己的五感變得比過去敏銳，皮膚變白，臉龐變得光滑細嫩還發出淡淡的紅暈，她學習的能力，似乎也越來越……高強，記憶力越來越好，更能夠舉一反三。

所以她想，玉瓶漿不僅是好吃的糖水，還有比藥材更驚人的功效，如果把玉瓶漿

給母親喝下，母親的身子會不會好起來？

從那之後，她開始提筆做記錄，在紙上寫下被收取黑霧者的姓名，再將黑霧的濃淺多寡分成一到十個等級，並記錄下之後碰到的倒楣事，以及每次收獲的玉瓶漿。她也曾用清水兌玉瓶漿澆灌植物，快死的花經過一夜便恢復原貌，而柳姨娘那隻病得厲害的白貓，喝過她兌過清水的玉瓶漿，很快便恢復活力。

試過植物、試過動物，也確定她自己飲了玉瓶漿後並沒有任何不適之處，她便在受了風寒的白芷身上測試，令人雀躍的是，原本病著的白芷喝過漿液後，隔天就不燒了。

當然她也曾坐視不理某些人額上的黑霧，並在暗中觀察。

漸漸地，她發現凡是額頭出現黑霧之人，必會發生不幸之事，然而她將黑霧收下，對方就能平安無事，而楣運將由她代領。

抓準規則、確定功效後，章瑜婷下一步要做的，就是悄悄讓母親把玉瓶漿喝下，然而老天爺像在同她作對似的，每回偷偷加入玉瓶漿的茶水、藥湯，總是陰錯陽差地灑了，或入了別人的口。

瑜婷拿出水晶杯，把玉瓶漿往裡倒，她必須確定裡面有多少量、再做好紀錄。只是倒著倒著……她手抖了，因為這次不是三、五滴，而是……她眼睜睜看著小小的瓶身竟倒出小半杯的漿液。

不可能啊，玉瓶根本裝不下那麼多！

發好一會兒呆後，她尋來一只瓷瓶，將玉瓶漿慢慢注入、栓緊，最後才伸出指頭沾點漿液，敷在傷口處。

和過去一樣，清涼感從傷口處向內滲入，緊接著外翻皮肉癒合，新生的粉紅色肌膚慢慢長出，與原來的皮膚顏色稍有不同，但再過兩天就會全好。

放下鏡子，拿起小冊子細閱，她輕咬指尖，過去的經驗教會她，收的黑霧越濃，倒的楣就越大，但收獲的玉瓶漿就越多。

可是今天從那個少年身上收下的黑霧等級只有五，為什麼能倒出那麼多玉瓶漿，問題出在哪裡？

她細細讀過每個人姓名，認真回想推敲，差別是什麼。

性別？不對。

年紀？不對。

那會是……身分嗎？

「姑娘，二姑娘來了。」

章美婷來了？瑜婷冷冷一笑，眼底滿是嘲諷，人人誇章美婷溫柔乖巧，以前蠢昧的自己也如此認為，當了乖乖女多年的棋子，卻不自知。

將玉瓶掛回脖子上，納入衣內，再將水晶杯和瓷瓶收妥，她才說：「請二姑娘進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章美婷進屋，看見章瑜婷立刻露出溫柔笑臉，但下一刻，她輕呼一聲，輕觸章瑜婷臉頰傷痕，滿懷關心問：「姊姊這是怎麼了？撞到了嗎？」

「沒事，師父給了我藥膏，待會兒上過藥，很快就會好。」

「那藥管用嗎？女孩子家的容貌再重要不過，得仔細啊。」

「沒事的，我師父可是百姓口中的神醫，他的藥膏自然有用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章美婷嘴上這樣說，眉心卻透出兩分懊惱。

真可惜，大姊姊若就此毀容，多好？姊妹三人都像自家娘親，大姊姊嬌麗，三妹妹清妍，而她眉眼鼻唇全肖了自家娘親，平庸無比。

容貌是女子的本錢，她的本錢遠遠不如姊姊、妹妹，嫡母寵姊姊、爹爹疼妹妹，只有夾在中間的她，姥姥不親、爹爹不愛，任她再會巴結，也沒人肯高看。

「二妹妹過來找我，有事？」

「有點事，我想應該讓姊姊知道，免得到時候……姊姊反應過激。」

章瑜婷心中冷笑，章美婷特地跑來說這句話，分明就是認為她是個沒腦袋的蠢貨，想讓她像以前一樣，遇事就激動得胡鬧，害自己去跪祠堂。

若是過去的她，話聽到這裡，定要抓緊章美婷問：「什麼事、快告訴我？」

然後聽完二妹妹加油添醋的說詞，她就會跳起來、大鬧特鬧，直鬧到祖母父親跟前去，最後的最後，不是跪祠堂，就是害得母親與父親大吵一架。

可惜她現在沒那麼傻了，她把二妹妹的惱怒、嫉妒、竊喜看得一清二楚。

章瑜婷於是沒接話，靜靜地笑望妹妹。

「大姊姊不想知道什麼事嗎？」章美婷臉上有些猶豫、有點勉強，彷彿是一件很難啟齒的事。

「反正早晚都要知道，你說不說都無妨。」

章美婷因她的反應不如預期，臉色微變，但很快地又做出一張可憐委屈的神情，

「大姊姊，昨天我在祖母那裡聽到一個消息。」

她二度停下，等待章瑜婷的反應。

但還是一樣，章瑜婷半句不說，端起杯子慢慢喝茶。

聞著空氣中散發的淡淡甜香，章美婷誤會了，以為那是嫡母單獨留給大姊姊的好茶，旁人沒分兒，卻不知那味道是從章瑜婷臉上發出的。

想到所有好處自己都沾不上，她更加嫉妒，一口氣道：「大夫診出柳姨娘懷的是男胎，祖母決定等弟弟生下之後，就抬柳姨娘作平妻。」

從此，姊姊和妹妹都是嫡女，整個家裡，只有她一個卑下的庶女。

章瑜婷臉色微變，她深吸氣，卻依舊不言語。

章美婷注意到她的變化，心底冷笑，這是硬憋著吧，行！儘管憋，待憋不住爆發出來……不知道這回會是怎麼個鬧法？

第二章 認清父親的無情

章瑜婷確實生氣，但生氣的原因並非章美婷想像那樣。

她憤怒的是柳姨娘的心計！

她不信大夫會診不出男女，非要等到九個月才診出？她這是藏著底牌呢。

打從確定懷孕後，柳姨娘不時昏倒，老是吃不下、睡不香，在父親跟前向來堅強不哭的柳姨娘，這回有孕時不時哭得不能自己。

她哭道：「妾身明白為老爺開枝散葉是本分，但妾身心疼孩子啊，心疼他們打出生起就低人一等，妾身可以不計較名分，可是每每想起歡兒被大姑娘欺侮得淚眼婆娑，妾身不忍心呐。」

她哭道：「妾身無意與夫人相爭，妾身不求富貴名分，只求再生下個女兒，日後尋個小戶，作為正室出嫁便罷。」

她哭道：「當初妾身進章家大門，求的從來不是子嗣豐富，只求與老爺琴瑟和鳴、一生相伴，哪知這一決定，竟會教孩子們委屈受苦。」

這麼一份死心塌地的愛情，多麼教人動容。

人家求的不是一生富貴，而是永世相隨；人家沒想過要子女孝順，沒想過與嫡妻相爭，偏偏嫡女不大氣、處處欺凌，她受委屈便罷，怎捨得子女跟著委屈？

章政華本就對柳姨娘充滿愧疚，日日見心愛女子有孕在身，卻如此哀傷委屈，心底愧意更甚，一個月、兩個月……一路加油添醋下來，她終於熬到父親、祖母鬆口，這不，一鬆口，立刻診出來她要生兒子啦。

章美婷沒想錯，若是過去，她定要大鬧一場，但如今認真想想，她能拿來當藉口的不過是一句「寵妾滅妻、有礙父親前程」罷了。

她再會鬧，最好的結果頂多是把兒子記到母親名下，但依父親對柳氏的寵愛，豈真能奪她兒子，放到母親膝下教養？

十年、二十年，被柳氏教養長大的孩子，對嫡母又能有幾分尊重？不過又是替他人做嫁衣裳。

替他人做嫁衣裳啊……緩緩地，章瑜婷吐氣、皺起眉心。

章瑜婷帶著白芍往母親的綺君院走，未進屋就聽見父親冷酷的話語，她停下脚步，在門外默默聽著。

「今日我並非與夫人討論，而是告知，此事母親已經點頭，誰都不能反對。」章政華口氣決絕。

「既然如此，告知與否重要嗎？」方氏苦笑，還以為心死了便不會痛，沒想到即便不痛，還是會受傷、會憤怒。

「平妻之禮，還望夫人盡心操持。」章政華語氣冷冷。

聽見此話，章瑜婷握緊拳頭，眼底寒意更深。

方氏澀聲道：「如果不呢？」

「身為正室，為章家開枝散葉本就是你的責任，然嫁入章家十餘年，夫人始終盡不了職責，今日柳氏為你代勞，難道不該心生感激。」

「心生感激？老爺這話說得可真……」方氏講不下去，濃濃的失望浮上眼底。

當年若非敵手針對，她哪會竭盡心力為章家鋪子挽回頽勢，又怎會因為過度疲憊，以至於失去腹中孩兒？他全然忘記了嗎？如今竟讓她對一個妾室心生感激，多麼諷刺！

「夫人挑個時間去一趟寺院，讓師父尋個好日子，把平妻禮給辦了。」不等方氏點頭，章政華袖子一甩，往外走去。

他敢這麼理直氣壯，是因為太清楚方氏脾氣，她於經商上頭雖能幹精明、半分不

讓，但從小到大的教養，讓她在面對夫婿時，即便再委屈也會選擇低頭順從。何況無子本就是方氏最大的罩門，生為女人，無法為丈夫繁衍子嗣，便是再有理也是無理，再有本事也得低頭。而且日後章瑜婷出嫁，能倚仗的就是柳氏腹中孩子，方氏寵愛章瑜婷，為日後著想，她必須低這個頭。

因此明知自己言語惡劣，他依舊自信她會悉心盡力。

但章政華沒想到會碰到章瑜婷，瞬間臉色微沉，她聽見了？這下子她又要大鬧一場吧……

瑜兒容貌肖極方氏，三個女兒當中，她長得最漂亮，出生那會兒瘦弱得像隻貓咪，但越長越是可愛，讓初為人父的他忍不住驕傲。

對於這孩子，他曾疼過寵過，也曾抱在膝上，教她一字一句背著三字經，若不是後來讓方氏寵得無法無天、長歪了性子，他哪會不待見她？

章瑜婷靜靜望著父親，清澈的目光裡，有著不符合年紀的沉穩。

過去她總是為了爭寵與庶妹鬧起來，一隻刺蝟和一朵小白花，在父親眼裡，戰端未起，輸贏已定。

是她傻，傻到以為讓章歡婷不舒服，自己便舒服了，殊不知一次次下來，她沒有舒服，卻讓驕縱任性的惡名四處傳揚。

而今……是茅塞頓開，她終究是看分明了，她明白不屬於自己的東西，就算想盡辦法爭到手中，也不會長久。

不屬於自己的父親，就算了吧，爭來做什麼呢？

「向父親請安。」瑜婷屈膝為禮，淡淡笑意掛在嘴角，眼底卻疏離而冷淡。

見女兒不發作，章政華反倒難受了。

不是他犯賤，非要被女兒破口大罵，而是因為明白。

在官場上見識過的人多了，天天在陰謀詭計當中打滾，女兒那點兒小心思，他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

她鬧，不過是想讓身為父親的自己多關愛幾分，但現在……仔細回想，她似乎已經乖順得太久，久到讓他感覺若有所失，她不在乎他的關愛了嗎？

在莫名的矛盾、莫名的堵心下，這讓他失望，他有氣需要發洩。

章政華厲聲道：「誰允許妳在這裡偷聽？」

偷聽？哼！欲加之罪何患無詞，果真是個「好父親」。

章瑜婷心中不屑這個敢說出無恥要求，卻還反過來指責別人的男人，卻只是輕聲道：「女兒錯了，只是父親與母親說話，女兒不好進屋，只能在此處候著。」

章政華當然知道是自己無理取鬧，只是見女兒並未因此而憤怒，她仍然低眉順眼，態度平和，令他心頭更不是滋味。

「妳年紀大了，有事沒事別總來勞煩母親，應與姊妹多相處。」

這訓誡……是沒話找話說吧？單純想要指責，想彰顯身為父親的權威？

章瑜婷在微笑間不斷告訴自己，只要不在乎，對方的喜怒哀樂便影響不了自己。過去她為父親的偏心憤怒，為父親的責備躲在棉被裡頭痛哭，為了想得到父親一個笑顏、一句誇獎，竭盡所能地討好，可結果如何？她爭到了、得到了？從來都

沒有。

她再也不要傻氣，再也不要無用功，只要學會不在乎，就什麼事都沒有。

「父親說得是。」她又低頭應和，乖巧得讓人挑不出錯。

對於女兒的聽話，章政華應該高興的，但那麼明顯的敷衍，他怎會感受不到？帶著說不出口的狼狽，他挺直背脊，輕咳兩聲說：「好生與你母親學學，身為女子就該遵守三從四德，否則日後出嫁，會丟盡娘家顏面。」

這種話任何女人都無法辯駁，彷彿女人打從出生那刻起，一輩子就是為了男人而活，用壓抑自己、束縛自己、逼迫自己，來讓男人過得愜意。

不過，很抱歉，她不同意。

章瑜婷臉上的笑意半分未減，「是的、父親。」

她的婉順，讓章政華覺得像一個拳頭打在棉花上，心頭憋得更厲害，只是這會兒再有多的訓斥也說不出口，他最終只能甩袖離去。

目送父親離開，她輕咬銀牙，吞下不該存在的委屈，走進母親室裡。

屋裡沒留人伺候，章瑜婷凝望著背對自己的母親，見母親不斷深吸氣、深吐氣，極力壓抑自己的哀傷與委屈……她心酸了。

母親從不在人前表現憤怒不滿，從不讓人看見她對父親的怨恨，可不就是因為這樣，才會積鬱成疾？她用自傷來圓滿父親的慾望，憑什麼呀！

「娘。」

聽見女兒的聲音，方氏轉頭之際，已經換上一張笑臉，她起身拉女兒，笑道：「娘給你留了四喜齋的點心，來嚐嚐。」

這麼難受，還要假裝無事嗎？

心酸得更猛，伸手抱住母親，把頭埋進她懷裡，章瑜婷輕聲道：「沒關係的，爹不疼你、瑜兒疼你。」

聞言，方氏一怔。

她不哭的，她精明能幹堅強，她從不對人示弱，但女兒一句話，讓她來不及收妥的酸澀化為盈眶淚水。

仰高下巴，方氏把眼淚逼回去，捧起女兒的臉，執意笑得燦爛，「傻瑜兒，誰說你爹不疼娘？你爹對娘可好了，你別胡思亂想……」

章瑜婷咬緊下唇，倔強地迎上母親視線，「父親的話，我全聽見了，其實娘心裡明白的，對不？」

「你在說什麼？娘又明白什麼？」言語間，方氏透出幾分慌亂。

「明白柳姨娘才是父親心尖上的人，明白比起正妻元配，父親更看重青梅竹馬，更想把自己的心、感情、財富，一切一切全數給柳氏。」

說好不被影響的，實際上她還是被影響、被傷害了，那個還會在乎父愛的小女孩，依舊存在。

「哪有這回事，柳姨娘不過是以色事人，你爹心裡清楚的很，要不他怎會把章家的中饋和營生全交給娘，而不是柳姨娘？這恰恰證明你爹心裡有分寸，明白妻妾不同，明白更該看重誰。」方氏說著她從小到大被教育的道理，也是她用來說服

自己的理由。

「娘當真認為這叫看重？而不是利用、不是為他人做嫁衣裳？」她忿忿不平。方氏震驚，其實這樣的念頭……曾經在腦海中一閃而過，只是她很快地、很用力地死死將念頭按捺下去。

「不是的——」她試著反駁。

章瑜婷截住話，「瑜兒不懂，娘這樣有本事，即便離開章家，必也能過得暢快恣意，何必為別人賺錢、為別人持家，讓別人三妻四妾過得順心遂意，卻令自己如此委屈？」

「那不是別人，是妳爹啊，是娘要依靠一輩子的男人。」不管失望與否，從大紅花轎扛進章家大門那刻，她再沒有回頭路。

傻！分明是爹在依靠娘，方能養尊處優，怎是娘在依靠爹？

試問一個七品小縣官能有多少俸祿？能穿得起一兩一尺的雲錦？能在上品樓用一桌動輒幾十兩的席面，與同僚打交道？

章瑜婷直接抓住她的語病，「所以娘也承認自己委屈了？」

「不承認！娘的相公是個官，娘主持中饋、掌理家計，京中多少婦人羨慕娘能夠掌權，她們在丈夫婆婆的欺壓下，只能忍氣吞聲。」她堅持自己的信念。

拜託，她們忍氣吞聲是因為需要依附丈夫才能生存，娘和她們是一樣的嗎？何況……

「娘沒有忍氣吞聲？祖母以無子為由，對您酸言酸語、予取予求，而父親的話句句戳人心窩，難道娘過耳便忘？昔日娘為章家失去嫡親長子，今日父親卻要您為柳氏腹中胎兒心生感激？」

複述著父親的話，章瑜婷為母親心痛得很，曾經她有多愛父親，現在就有多怨恨。

「終歸是我的錯，是我不能為章家開枝散葉。」倘若她的兒子還在，她就有底氣高傲，就敢反抗丈夫的自以為是，可是她的兒子……

「不是您的錯，是章家對不起您，您為章家勞心勞力，父親非但不體恤反而——」方氏搖頭打斷她，「夠了，娘能忍。」

「憑什麼要忍？為什麼要忍？娘，我問您，您辛苦勤勉為章家操持得到什麼？祖母的疼惜？並沒有；父親的愛重？也沒有。娘，您認真想想，我終究要出嫁，倘若我運氣不好、嫁差了，無法成為母親的依仗。請問年老的您，會被怎生對待？難道您真相信，柳姨娘的兒子會孝順您，還是相信他會成為我的助力？」

方氏怔住，是啊，她相信，相信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，相信……

她緊握母親雙手，「娘，您不屑與柳姨娘為敵，可柳姨娘若不是視您為敵，為什麼父親在您屋裡時，總能尋事把父親喚走？為什麼她總在父親耳邊挑撥，讓父親對您發難？一個拿您當敵人的女子，她的兒子又怎會成為您女兒的娘家助力？」方氏掙脫女兒的手，試著理智、試著不被情感影響。

「柳氏不喜我，是由於我握住的東西太多，所以忌憚、嫉妒，待瑜兒出嫁，娘便讓出一切，從此青燈古佛。當娘再不是威脅，她自然不會視我為敵，自然要善待出嫁的姑奶奶，終究妳父親還是重視名聲的。」

「公平嗎？您辛苦一輩子，只求換得一處安身佛堂？我真的不懂啊，為什麼母親要拖著病體，竭盡心力讓這個家順利運轉，讓所有人吃香喝辣，而您卻只能吞下委屈，還要假裝自己不委屈？」

這不是替他人作嫁，什麼叫做替他人作嫁？章瑜婷真的很想摔東西，只是……她明白，發脾氣於事無益，只會讓狀況越糟。

方氏無法回應女兒的質問，只能凝肅面容，握住女兒肩膀，認真道：「瑜兒，妳聽娘說——不管娘再有本事，都無法改變事實，事實是，娘膝下無子；事實是，章家需要傳宗接代；事實是，柳氏若能產下兒子，確是章家功臣。妳父親是一家之主，他有再多的不好，妳身上都流著他的血，妳姓章，必須站在章家的立場考量，不孝有三、無後為大，妳爹有他的難處。」

「父親有他的難處，您沒有？憑什麼他有權拿他的難處來壓迫您，您卻只能吞下自己的難過？」章瑜婷忍不住拉高了聲音。

「夠了，這種不孝的話，一句都別說。」

「不夠。」她激動地緊握母親的手，「娘，和離吧，是章家虧待您，您不需要厚待章家，外面的世界更好更美，您不是一般女子，您絕對可以走出去。」

和離……嗎？她不認為自己能頂得住那些風言風語，何況和離了，她的瑜兒怎麼辦？

「傻孩子，有個和離的母親，妳的親事不會順利，再說了，妳姓章，章家不會讓妳跟著娘，妳性子單純，沒有美婷的城府、又學不來歡婷的討巧，到時候，娘不在誰來保護妳？妳只能孤軍奮鬥了。」

說到底，娘所有考量全是为了她這個女兒？

「我情願孤軍奮鬥，也不想娘被禁錮在這個牢籠。」她的口氣無比篤定。

對，她就是個自私鬼，她從不想幫人、不想替人承擔惡運，她幫了、承擔了，只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玉瓶漿。但是這麼自私的她，無法看著母親為她一輩子陪葬啊！

聞言，方氏紅了眼圈，撫摸女兒烏黑滑順的頭髮。

不管旁人怎樣批評，她都認定瑜兒是世間最好的孩子。

「就算章家真的是牢籠，為瑜兒，娘心甘情願被禁錮。」

「我不要娘的心甘情願，我要娘快樂。」

「只要能在瑜兒身邊，娘就會快樂。」

才怪……章瑜婷在心底反對著，可是方氏的目光那樣堅定、固執。

章瑜婷垂下眉睫。倘若終究無法說服，倘若母親非要在章家待上一輩子，那麼娘需要一個兒子！

舉壺，倒一杯茶水，她不要遮遮掩掩了，直接從懷裡掏出瓷瓶，往茶裡倒進兩滴玉瓶漿。

「這是女兒做出來的藥，我試過了，於身子有益，娘敢試試嗎？」

「瑜兒做的東西，娘有什麼不敢嚐的？」方氏笑道，她很高興女兒沒有繼續糾結和離之事，一口氣將茶水喝完，只覺得芬芳馥郁、齒頰生津，身子升起一股暖

意……

寧承遠輕輕撥弄鉢裡的珍珠，珠子碰撞的清脆聲響，讓他想起小章魚。

她戴了副南珠耳環，品相不差、是萬珍坊出來的，價值千兩，她的髮箍也是珍珠串成的，一樣出自萬珍坊。

能買得起萬珍坊的首飾，家資必定豐厚，若她沒說謊，父親確實是當官的，這樣的家世怎會讓她拜在溫梓恆門下？

身為女子最重名聲，像她整天在男人堆裡混，哪來的名聲？

抓起幾顆珍珠，圓滾滾的珠子在掌心滾動，這些是南方剛送上來的，每顆都有鴿子蛋大小，是難得一見的珍品……如果串起來戴在小章魚身上，會不會變成得道高僧？

想到她脖子戴上這麼一串，他忍不住揚眉輕笑，可惜笑容沒有維持太久，當目光落在澆了火漆的信封上頭時，凝結。

三年前，有人看不慣他在北疆過得太舒服，便說動上頭令他前往楠州平亂，那時他才十四歲，就背上將軍名頭，而到了楠州，他面對的是一群不服自己的老將官、一場難以打勝的戰役，那景況擺明不是讓他去辦差，而是讓他去送命。

他足足走了三年，他的赫赫戰功、他忠心耿耿的下屬……都是用身上一道道傷痕換來的，然而這時又一道聖旨命他回京。

他想盡辦法避開麻煩、表明心跡，他一再明示暗示，表明對豐厚家業不感興趣，哪裡曉得他不惹事、事情非要惹到他頭上。

他才回來多久，結交的，明裡討好、暗中使壞的，跟蹤的，安插眼線的……沒有一天消停，讓他想著，要不再尋個理由出京？

那些人招惹他的原因怕是他在楠州立下的彪炳功業，已經令人心生不安，非要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盯著了吧。

所以呢？等著挨打？

這不是他的作風，也更習慣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，該是建立勢力的時候了，因此他需要錢，非常非常多的錢。

打開帳冊，短短兩刻鐘，他將帳冊看過一遍。

今年的珍珠，又替他賺進幾十萬兩收益。

楠州是京城官員眼中的化外之地，但經過梁知府的大力改革，楠州不但稻米能一年三熟，又種上大面積的甘蔗和花生。

至於近海土地，土壤含鹽量高，無法種植作物，因此劃出大量鹽田，經過數次蒸曬，製出來的鹽又細又白，不僅能供應全國百姓，還能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。

而他一面整頓軍紀打壓南蠻，一面與梁知府通力合作，如今的楠州已是一番新氣象。

他的運氣不差，過去三年楠州風調雨順，而他收攏兵權、戰事一帆風順，更幸運

的是還結識一名癡人——白立蟬。

白立蟬是個奇人，當梁知府廣推魚蝦養殖時，他滿腦子想著，若魚蝦能養得活，那麼產珍珠的海蚌是不是也能養？他不只想還親自試驗了，花掉所有身家，卻沒有太大收益，更被周遭的人排斥嘲諷。

所有人都當白立蟬是瘋子，他卻覺得白立蟬的想法有趣，給了對方一筆銀子，讓對方專心研究養殖珠貝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白立蟬成功了，他開了萬珍坊，銀子嘩啦啦流進來，而他當初資助白立蟬，能夠坐收紅利，只是……既然要建立勢力、組織暗衛，他需要更多的錢，所以……再開個什麼鋪子好呢？

門板輕叩聲忽然傳來，他淡淡道：「進來。」

穿著一身黑衫的蘇喜進屋，正要跪下回話，寧承遠揮揮手道：「免了，說，探到什麼？」

「小姑娘名叫章瑜婷，父親是七品縣令章政華，母親方氏出身商戶，家中尚有兩名庶妹……」蘇喜將查到的結果，細細報予主子。

「七品芝麻官的俸祿，竟能在葫蘆巷買下五進宅子？那得多貪？」

「這倒沒有，能買下大宅院是方氏的功勞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章家祖輩也是經商，外人都道留下大量田地屋產，是個名符其實的富戶，事實上，章老太爺過世得早，章老夫人並不擅長經營，生意上屢屢出錯、賠掉大半家業，再加上供章政華唸書，早就揮霍得差不多。」

「幸好章老夫人為章政華訂下方氏為妻，方氏於經商上頭頗有手段，嫁入章府後，便接中饋，幾年經營下來方有如今這番光景。說穿了，如今的章家是方氏在養著，否則憑著章政華，在京城地界想買個二進宅子都難。」

婦人撐家？所以那丫頭的性子有了母親，才會這般特立獨行？

寧承遠沉吟著又問：「章政華是個怎樣的人？」

「會唸點書、擅長考試作文章，至於在做官上頭，膽小、平庸、不敢承擔責任，只求無過，不求有功，已經當十年的縣令，想再往上升怕是困難。」

「章瑜婷是他唯一的嫡女，肯定寵上天了吧？」

「這倒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」

「比起嫡妻，章政華更喜歡姨娘柳氏，愛屋及烏，因此更疼愛三女，他不喜章瑜婷，教養上便也不上心。」

寧承遠猜測道：「於是任由她在外頭玩樂，半點大家閨秀模樣都沒有？」

「稟主子，不完全是這樣子。」

「不然？」

「章瑜婷出生時身子骨羸弱，三歲之前，方氏帶著女兒到處求醫拜佛，京裡大夫都說她長不到十歲，既然活不了，便任由方氏寵著溺著，權當憐惜方氏一場，若非碰到溫大夫，章瑜婷或許早就沒了，可人是活下來了，過去多年的寵溺已讓她

任性驕縱，令長輩不喜。」

任性驕縱？這話過了，小章魚是比較不懂避嫌，但活潑開朗，與人相處融洽，濟生堂裡的伙計都挺喜歡那個丫頭，哪裡就任性了？胡扯！

「章府上下無識人之明。」寧承遠輕哼。

蘇喜不懂了，主子爺一下子嫌棄章瑜婷不夠大家閨秀、一下子又道旁人無識人之明，主子到底是喜歡那丫頭還是不喜？

猶豫片刻後，他大起膽子道：「但那丫頭確實膽大妄為，屬下親耳聽見，她竟勸母親與父親和離……」

啥！她居然敢幹這種事，天底下當兒女的，有誰比她更大膽？太……有趣！

寧承遠最喜歡有趣的人，也是因為這樣才讓人去查章瑜婷，如今他對她更感興趣了。

「去，和其他三個輪流守著，把她的事鉅細靡遺一一稟上。」

蘇喜訝異，不是吧，他們是高手啊，竟讓他們去守個小丫頭？大材小用啊……

章瑜婷不安，掌心黑霧從沒這麼黑過，不曉得這次得倒多大的楣才能恢復正常，是她太貪心了。

早上向祖母請安時，她發現章美婷、章歡婷額頭都有黑霧，她想也不想直接收下。她並不想幫她們避禍，她非常非常討厭她們，這麼做只是想換取更多玉瓶漿，為母親調理身子。

她們三姊妹之間的關係，彼此心知肚明。妳不喜歡我、我不喜歡妳，她們當中存在的與其說是親情，不如說是競爭關係，從小到大爭寵愛、爭利益、爭名聲……章美婷清楚她的身分，所以她挑撥離間、製造矛盾，讓自己和章歡婷槓上、鶴蚌相爭，她則習慣當得利的漁翁。而自己便是那隻鶴，伸著長喙看起來氣勢凌人，卻總是被章歡婷那隻蚌箝制得動彈不得，她屢屢被章美婷算計、被章歡婷壓制，早該學乖的，偏生傻里傻氣的自己次次入套。

將瓷瓶放進荷包，這兩天方氏喝過玉瓶漿後，精神明顯好許多，章瑜婷想，娘持續喝上一段時日，定會恢復健康，到時生下嫡子、鞏固地位，不管是十年、二十年，任柳氏手段用罄，也得不到心心念念的地位。

章瑜婷推門走出，總被打發在外面的白芷、白芍立刻迎上前。

「我去綺君院和母親說話，妳們把屋子守好。」

「是，姑娘。」兩個小丫頭應聲，盡責地站在門口兩側。

白芍、白芷傻傻的容易被騙，有什麼樣的主子就有什麼樣的下人，過去的自己老是被人當槍使，鬧得惡毒性子天下知，不就是傻氣？

章瑜婷心想，若有多餘的玉瓶漿，也讓她們兩個喝一點吧，聰明丫頭使起來順手。她一面朝母親院裡走去，一面想著明天去濟生堂要怎麼拐四師兄同自己打賭。所有師兄當中，四師兄不是最有錢的，卻是最輸不起的，不找他打賭找誰啊？何況能勝過四師兄，那感覺真是教人神清氣爽吶，誰不知道她家四師兄是公認的

神童，能贏神童一把，何止讓她驕傲？根本就是雀躍、是興奮，是喜不自勝呀！兩年前，章瑜婷為母親的病，求到溫梓恆面前，溫梓恆本不肯收女弟子，她死活都要賴上，知道溫梓恆好酒，便想盡辦法從各處搜羅，還親自學釀酒，最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她終於成為溫梓恆的小徒弟。

方氏說：「瑜兒的孝順感動溫大夫。」

白景說：「笨章魚的纏功著實厲害。」

墨然卻道：「小章魚聰明，懂得投師父所好。」

不管是哪個理由，她都成為溫家軍一員，有了四個疼愛自己的師兄，這對有姊妹卻無手足之情的她來說，彌足珍貴。

爭執聲突然傳進耳裡，打斷了章瑜婷的思緒，循著聲源望去，她看見章歡婷和章美婷在湖邊說話，說話聲音很大，吵架似的，她直覺想要躲遠免得被火燒到，不料尚未走遠，章歡婷的丫頭已發現她了。

丫鬟快步跑過來，拉住她的衣袖、哽咽道：「大姑娘，您幫幫我們姑娘吧，二姑娘她……」

甩開丫頭，她冷道：「關我什麼事？」

「有的有的，二姑娘誣賴我們姑娘，說您丟的珍珠簪子是我們姑娘偷的，可明明沒有的事，是二姑娘信口雌黃……」

珍珠簪子？她最喜歡、剛剛丟失的那支？

她眼神一冷，「簪子在妳家姑娘手裡？」

「是，但是是姑娘撿到的，不是偷的，奴婢沒有說謊。」

管她是撫還是偷，章瑜婷不想追究，只想將簪子收回，她拋下小丫頭，快步朝湖邊走去，到的時候兩人吵得正凶。

「大姊姊，我沒偷、真的沒偷！」章歡婷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。

「是她偷的，大姊姊，我親眼看見三妹妹把簪子插在頭上，如果是撫的，為什麼不還回去。」章美婷振振有詞。

「我不知道那是大姊姊的東西，我是在綺君院撫到的。」

「就算不知道，撫到東西卻不歸還，反要據為己有？這是哪門子道理。何況在母親院子撫到，當然是大姊姊的，咱們府裡，除大姊姊之外，還有誰戴得起這麼好的簪子。」

章美婷刻意說得很大聲，但章瑜婷一聽就覺這話不對勁吶，好簪子只有她戴得起，此話傳進父親或祖母耳裡……這是要定娘親苛待庶女的罪名？

「大姊姊，我真沒偷。」章歡婷可憐兮兮道：「妳不要罵我、不要生我的氣好嗎。」

章瑜婷冷笑，又來？一個個全當她還是過去那個傻子，她連開口都沒有，就讓她別罵、別氣？這是想坐實自己欺凌庶妹的形象？

奇怪，這麼拙劣的手段，過去的自己怎會照單全收？

章美婷繼續火上澆油，要逼章瑜婷發怒，「眼皮子淺的東西，妳想要為什麼不直接向大姊姊要，難道大姊姊會不捨得給，情願讓三妹妹來偷？」

章瑜婷笑得越發冷冽，過去章美婷常用這話來空手套白狼，為彰顯大方，她還真

的捨了不少好東西出去，不過這回……她就是不捨得。

伸手，她淡聲道：「還我吧。」

不生氣？怎麼可能？章美婷皺眉。

已經好幾個月了，大姊姊總是避著她們，幾次求見，不是不見客就是不在家，刻意躲避，大姊姊對她們避而不見，倒是讓章歡婷得意，沒人諷刺修理，日子過得順風順水，而自己沒機會挑撥離間，從中謀得好處。

幸好她眼尖，發現章歡婷戴著大姊姊的珍珠簪，自然要好好利用，掀起一陣波瀾！

「大姊姊，這簪子可不可以……」章歡婷把二姊的話給當真了，想要索取。

「不可以。」章瑜婷懶得同她周旋，動手就要從她頭上抽走簪子，沒想章歡婷竟然偏頭避開。

她膽子肥了？章瑜婷臉色一沉。

沒錯，章歡婷膽子確實肥了，因為章老夫人說，等弟弟出生，就要抬柳姨娘為平妻，到時她和大姊姊都是嫡女，誰也不矮誰一等。

章歡婷委委屈屈地說：「大姊姊，我很喜歡。」

誰不喜歡呢？她也愛極那些圓潤、帶著淡淡光暈的珠子呀，章瑜婷微笑道：「讓爹給妳買去，這是我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就很難買呀。」章歡婷絞著手帕，無辜地咬住下唇。

章瑜婷同意她這句話，萬珍坊的飾品不易得，排隊的人多著呢，且就算排隊也不見得能夠買到，因為插隊的高官滿街跑。

但是，很難買不代表可以搶她的！

「大姊姊就疼妹妹一回吧。」章歡婷繼續懇求。

「還我。」她笑著，只是態度堅定地伸出手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章美婷趁機動手，她將章瑜婷朝三妹推去，幸而章瑜婷六敏感銳，風聲剛至，她下意識側過身。

匆促間章美婷轉換對象，一把推向章歡婷，她沒站穩整個人往後仰倒，撲通一聲，掉進水塘。

在丫頭的驚呼聲中，章瑜婷恍然大悟，原來她們的黑霧應在這裡，可她已經收下黑霧了，所以章歡婷應該不會出大事。

既然如此，她可以不理。

只是雖然心知肚明章歡婷會平安，可看著她在湖中撲騰不已，章瑜婷心底終究……一撇嘴，她跳水救人。

她會泅水，是二師兄教的，但章歡婷的身量不比她小多少，再加上遇水心急、手腳亂抓，好幾次把她壓進水裡，害得她接連吃水。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章瑜婷終於把昏迷的妹妹推上岸，自己狼狽不已，氣喘吁吁地爬上岸，她力氣耗盡，只能趴在岸邊大口大口喘氣。

覲一眼四周，闖禍者早就趁亂溜掉，而章歡婷的丫頭哭著到處找人幫忙，池塘邊除了她們再無旁人。

無奈呀，她沒力氣移動，更沒力氣拖著章歡婷走，只好繼續待在湖邊。

在章瑜婷緩過氣、終於能爬起來時，就見有個丫鬟領著父親和幾名老嫗跑來，她正準備解釋，誰知章政華衝上前，一句話不說，一巴掌狠狠往她臉上搥落。他使盡力氣，頓時她眼前一黑再度跌回地面，愣住了，心頭說不清是失望還是難受……

她用力搖頭，試著將這陣暈眩搖掉，再張開眼，她看見父親打橫抱起章歡婷，滿臉全是關心焦慮，而望向她時，那份厭惡憎恨掩也掩不住。

心頭寒意升起，章瑜婷覺得比湖水還冷。

對於父親的態度，她明瞭的，一傷再傷，還以為傷得多、傷久了就不會感到疼痛，可是怎麼辦呐，還是痛啊，孺慕父親的她，始終得不到父愛……

「來人，把大姑娘帶到祠堂跪著，好生盯住，誰都不准放她出來！」耳邊轟轟作響，留在章瑜婷耳裡的全是父親的殘忍……

Crescent Family